

一切理解走向自我理解
阅读教学就是一种理解的艺术

阅读教学觉悟论

储建明◎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一切理解走向自我理解
阅读教学就是一种理解的艺术

阅读教学觉悟论

储建明◎著

YueDu JiaoXue JueWuLu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教学觉悟论 / 储建明著.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 - 7 - 5681 - 3910 - 6

I. ①阅… II. ①储… III. ①阅读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①G633. 3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8868 号

□策划编辑: 王春彦

□责任编辑: 王春彦

□责任校对: 张 琪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内文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张 允 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4568122

传真: 0431—84568122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张: 16 字数: 261 千

定价: 43.00 元

自序

语言是人类文化存在中最为基本的东西,当人类的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语言的丰富性、活动性和创造性预示着人类的生命的品质。所以,人类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不仅是人类使用的工具,而且是人类存在的家园。

语文教学只有通过语言的学习与体味、感知与领悟、理解与对话才能认识文本、认识世界,进而认识自我、认识生命。用语文的方式认识语文,就是要以语言的方式来展开现实的生活,探究生命的意义。作为个体的生命都是一个有限的存在,为了让生命获取更多的营养,提升生命的无限的价值,就需要在语文教学中用一种积极参与和相互响应的态度来面对文本的世界,需要引导和启发大家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扩展和丰富对世界的认识和习得。

文本的理解是语文学习的本质性的学习活动,文本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是在学习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阅读活动是一种作品的参与活动,读者的理解与作品的意义同时构成了一种意义存在。

就作品意义的产生过程来说,它既是固定的又是开放的,既是静止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单元的又是多元的,既是模糊的又是清晰的。由于作者的创作有着作者自己的思考和意图,这样就给读者的阅读既带来了一定的制约规范,又带来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哲学家加达默尔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它的被展现的过程,也就是说,作品只有通过读者的再现和再创造才能使自己得到表现。读者是作品意义的发掘者、参与者和传播者,因为有了读者的理解和阐发,文学作品才有了各种可能的现实意义,作品和读者

双方都缺一不可。

读者是具有心智能力的,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会从自己的前理解记忆里调动许多生活经验和知识经验,根据作品信息加以融会贯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力促使读者在复原作品意义的过程中纳入个人的思考和解释,建构出自己的理解意义。

由于理解往往与先在经验联系在一起,所以,需要每一个读者通过阅读和理解去激活并提取已经获得的认知结构,与新的学习内容形成互相参照和联系,进而去填补和充实自己的审美经验,建立自己的审美坐标,实现期待视野的超越。

存在决定着意识,存在是第一性的,是意识的前提和根源。意识是第二性的,是存在的内容和反映。有什么样的作品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读者意识。然而,读者的理解又反作用于作品,由于理解程度的深浅、能力的大小和水平的高低,作品被读者化的现象又反映出另一种倾向,作品意义的呈现随之便发生变化。

理解是一个问题发现的过程,是在寻求意义过程之中的问题解释过程。当静态的作品在读者那里生成作品解释的时候,读者与作品的对话也就自然而然了。于是,我们发现,理解的过程也就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效果事件,是在读者和作品时刻的交融中发生着读者视域和作品视域的交融。

加达默尔说:“只有当人们能够相互间展开交谈,由此产生不同视界的融合,形成新的共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对话是相互之间视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理解是基础,是展开与文本、他人和自我对话的核心。语文教学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抓住语言之根去启发和开放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召唤结构的召唤下,去填补未定性和空白,去完成作品的意义建构。诠释学的“视域融合”,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视域之间的对话,“诠释学经验与流传物有关。流传物就是可被我们经验之物。但流传物并不是一种我们通过经验所认识和支配的事件,而是语言,也就是说,流传物像一个‘你’那样自行讲话。一个‘你’不是对象,而是与我们发生关系。”作为读者来讲,我们需要把文本作为一个与“我”发生关系的“你”来对待,它是一个真正的交往伙伴,需要把“你”来经验,对“你”的经验进入一种问答的逻辑——一种理解的对话之中。读者并不是无条件地服从作品传统,而是通过对话进行反思和审视,既有接纳的丰厚,又有反思的批判,通过对话扩大自己的视野,更新自己的经验。

阅读从寻求理解和建构意义出发,向自我理解和建构自我努力。阅读文本就

是在阅读自我,理解文本就是在理解自我。文学接受的目的告诉我们,阅读不仅仅是理解作品,而且是通过理解来发现自我和否定自我、调整自我和塑造自我。如果读者只是被动接受作品和作者的经验,只是成为作品和作者的奴隶,不能结合自己的经验来思考和发展文学的价值,那么,这种阅读就不是真正的接受美学。

通过理解,心智和存在才有了联结,理解就变成了存在的一种表达形式,随着理解的进一步发展,作品意义就不断被解释和揭露。理解让读者更加贴近作品,更加感知到自己心智活动的那个存在。于是,理解的过程便是自我发现和自我了悟的过程。一旦深入到作品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读者意义得到建构的那一刻。

所以说,一切理解就是自我理解,阅读教学就是一种理解的艺术。

语文是文化的载体,因为一方面语言文字本身反映了一个民族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附着于语言文字得以继承与发展,因而是人类经历的一面镜子和一种文化借以自我传播的基本方法,任何一个民族的语文教育都承担着延续和进化本民族文化的任务。语文教学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教学,在实施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就成为又一个文化的载体。弗莱雷指出:“缺乏对世界、对人的爱,对话就不能存在。”假如语文教师本身没有了对语文的爱,没有了对儿童的爱,要指望他的课堂产生语文的美,呈现语文的世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语文教学要让学生读懂、读通语文,就要站在文化的背景下,不仅传授基本的文化知识,培养他们应用语言文字的一般能力;更要把文学、艺术、生活、科学等融合在一起,吸收和体验人类的进步文化,在感受与感悟文化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语文素养和文化品质。

储建明

2017.2.20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文化精神论	1
第一节 论语文教学之学科精神	2
第二节 论语文教学之文化互动	11
第三节 论语文教学之素养变革	20
笔记一:思考人生	28
第二章 文学阐释论	45
第一节 读者意义:基于前理解实现一种新的理解	46
第二节 视域融合:穿越时间距离的阅读理解	53
第三节 审美思维:文学阅读的一种理解方式	62
笔记二:跪学先哲	71
第三章 教学改革论	91
第一节 阅读教学碎片化的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言	92
第二节 再谈阅读教学碎片化的改革建言	98
第三节 在语言世界中对话语文	105
笔记三:求索教育	112

第四章 文本分析论..... 141

第一节 召唤与期待:文学阅读的视域对话

——关于《受戒》的接受美学分析 142

第二节 从“可能的存在”走向“现实的存在”

——关于《雅舍》的理解与解释 151

第三节 从文学阅读中汲取写作要义 160

笔记四:品味生活 169

第五章 课例反思论..... 193

第一节 一种精神性的理解与解释

——以《像山那样思考》教学为例 194

第二节 “明辨”和“分析”:戏剧教学的入门艺术

——以《雷雨(节选)》教学为例 200

第三节 在审美思维中提升文学鉴赏力

——以《边城(节选)》教学为例 206

笔记五:点评教学 213

后 记 243



第一章

文化精神论

第一节 论语文教学之学科精神

语文作为生命符号和生命现象的记录和阐释,是对生命活动和生命内涵的凝望和透视,也是对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关切和融解。语文教学的取向问题,从整体上看,就是语文学科精神究竟面向何方的问题。面向何方的抉择,影响着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的方向,规限着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运行。语文学科的精神取向,不仅可以明示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而且可以融入语文教学的行为过程。语文教学能不能以学科精神为导向,对推动语文课程改革和提升人类生命质量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语言精神:语文教学之生命特质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状态,语言之体验过程也就是生命之生活过程。只有在语言里才能找到人类完整、透彻而且客观的生命理解,将语言作为生命现象,作为一种本真和本源的姿态,是语文教学学科思想的本质所在。

1. 语感品味,一种沟通人类世界的特殊符号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课程,培养直接和迅速地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是语文教学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王尚文先生说:“语感是人与语言这一对象相适应的感觉,是人们直接地感受、领悟、把握语言这一对象的一种能力、一种方式、一种结构。”^①语言文字不仅是一种能够单独发挥交际功能的有声符号,而且是一种以视觉形式为介质的信息符号。语文教学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特点,以对文本作品中的语言文字的分析、理解、体会和吸收为主要方式,培养和提高学生感知语韵、体味语意和领悟语境的能力。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有在语言之中才能进入人类的视野,当语言文字记录人类社会存在、进步和发展的时候,就为语文教学留存了广阔而博大的艺术空间。

无论是语音和语词的样式,还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无论是语言交际的基本方式,还是语言风格的美学特征;无论是人类精神文化的折射,还是社会历史现象的反映,无不告知我们语感培养是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最佳体现。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撷取了金先生平时生活和工作之中的平凡琐事,以饱含深情的语言笔触和诙谐幽默的细节描写刻画出一个真实可感、亲切“怪异”的人物形象。虽然学生们对作者和作品人物没有多少了解,虽然可以将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以及朱自清、闻一多等一千风云人物加以介绍,但是最值得教学的还是从文章的语言品析之中去充分感知一个“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于字里行间亲眼所见金先生穿着生活之与众不同,亲耳所闻金先生教学对话之鲜明独特。人物形象之所以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全赖汪曾祺看似闲笔却蕴含深意、朴实无华却卓有风骨的语感文风。当激发起读者对其人其事和时代风貌的好奇和敏学之时,自然就会将阅读视角延伸至课堂之外,和文学、历史、生活世界相接壤。

加达默尔说:“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②语言的根本性就在于,世界在语言之中得以呈现,语言的世界就是人类存在的世界。人总是在一定的语言形式里编织生活,也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领略世界。我们在思维、想象、情感等心智活动的参与下对语言组织形式以及语言材料内涵的深刻把握,实际上是经由语言感悟语言又超越语言去感受作者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内心情感和思想光芒,在长期的诵读涵泳、体察品评、理解运用的过程中形成对语言文字的领会和感悟能力,达到一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

2. 语用表现,一项承载生命精神的特别使命

一种语言形式是一种生命形式,语言是活生生的生命的吐纳与留痕。语言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产物,凡有语言的地方,都有着生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原始的语言力量。语文教学面对的是体现作者情感、思索、想象、探求的生命作品,就是要引导学生在听说读写的过程中去把握语言所固有的品质,在语言之中寻找生活的、民族的、历史的精神存在,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语言交际并获得语言能力。

语文教学是一种对话教学,是读者、作者、作品之间的理解与体验。“语言只有在谈话中,也就是在相互理解的实行中才有其根本的存在。”^③人类的语言精神是在相互理解与体验之中不断显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活过程。理解和体验

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是在共同面对文本的语言世界里相遇相容,它既是一种经受,也是一种释放,更是一种交融。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单就文题中的一个“冷”字就不仅仅给人以诗的形象、节奏和意境,更有无穷无尽的寒湿、沉郁和慨叹。全文以雨声雨景为引子,在春雨的潮湿和绵延之中展露着作者浓厚的深沉的家国之念。作者回忆自己半生漂泊的经历,屡屡引用古人诗词以衬托对故国河山和传统文化的追思向慕之情。行文时空交错,句式多变,丰富生动的修辞手法和参差长短的语言节奏,不仅是绝对的语言艺术,更是作者以强烈的中国意识表达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和眷恋之情。和《听听那冷雨》对话,无论语言之美感,还是精神之雅味,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只这一个句子,就可见在语言形式的背后活跃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那是一种精神的流射和心灵的律动,孕育着汉字文化的真谛和美丽不灭的灵魂。

人在语言之中有两种生存方式,一是倾听,二是言说。没有倾听无以言说,没有言说也难以倾听。语文教学之对话,并非只是彼此之间的言说表达,而是需要用沉静和谦恭的心态去捕捉文本语言和读者语言之间的密码,即便是沉思和等待也是一种言说和交流。当文本作品以书面语言作为开放性读物的时候,读者和作品之间的交流就介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语言单位的组合变化就反映出人们的思维特点和思想水平,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本质和语言的本质。语言是社会和民族的,语言也是个人和生命的,语言只有在学习和运用之中才能追寻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才能赢得生活的希望和焕发生命的活力。

二、审美精神:语文教学之风格表征

在长久的文化积淀和历史发展之中,文学生产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为先决条件,文学作品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美特征和品格风貌。语文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对构成这些特征的文学作品进行立体化的解读和多层面的探求,形成相应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

1. 寄情意象,将感知世界置于读者的眼前

语文教学活动不单单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且是一种情感交流活动。语文教材是作家内心情感的外化作品,表现出独特、复杂、灵动、鲜活的情感内容。挖掘和利用教材丰富的情感矿藏来铸造学生美好的心灵,用具体可感的语言形象去内化抽象深邃的精神世界,恰恰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属性。

生活形象是审美情趣的返照,情趣本来就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象往往是作家审美情感的投射意象,它们镶嵌在作者的生活经验和个性语言之中,既是作者情感的载体,又是作品内蕴的表现。意象生生不息,情感绵绵不尽,在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对象作为一种感知存在,最直接的阅读方式就是唤醒读者的情感体验,调动一切感觉器官去感受这种具体的美感和艺术气质。“情绪状态的可传达性、快感的可传达性乃是趣味的审美愉悦的特征”^④,美的自然形象能唤起一种直接的兴趣,反过来又陶冶道德的情操。孔子是一个伟大的语文教师,他善于运用情境启发来感化自己的学生。有一天他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聊天言志,对于子路、冉有、公西华或治国或教化或司礼的应答都不满意,而当曾皙说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时,则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的这段话形容了这样一个场景:在暮春季节,亲朋好友相约一起去郊外游泳,然后在归途之中,太阳暖暖地晒着,微风轻轻地吹着,人们欢快地歌着。人在景中,景在情中,一系列的意象世界完全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儒家之道,在孔子的诗性和礼乐世界中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情感愉悦和人生境界了,这是他毕生的祈望,也是他无悔的追求,难怪他情不自禁地高度赞赏起来。

朱光潜说:“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⑤审美心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往往是静止沉默的,与读者之间有着阅读理解的距离,只有通过想象和联想的经验去感受才能产生心物感应的形象。“因为有情感的综合,原来似散漫的意象可以变成不散漫,原来似重复的意象可以变成不重复。”^⑥积极的感知活动充满着好奇和期待,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也是审美心理活动中的一种原始要素。单就“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而言,前后两句毫不相干,但是两种意象都传递出一种凄清冷静之气氛,于是就调和出一种清音苦调和哀怨思慕的情感。诗句以无形的声乐和有形的景象为背景,驰骋想象,幻想现实,于平常意象之中蕴藉不平常之情愫。所以说,作家驱遣想象描摹形象必有情感的铺垫,读者阅读形象展开想象必需情感的支撑。语文教学需要充分运用想象和联想来唤起心里的意象,把审美的情感价值放在审美教学首要的位置,情感的真挚和感知的发现,想象的清晰和联想的丰富,就是美的净化和升华,美在情感。

2. 诗化意境,将精神世界植于读者的心灵

艺术审美,是一种情与理、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相统一的活动,既要“入乎其

内”，又要“出乎其外”。一方面神游于语言世界，陶醉于审美感受，充分领略作品丰富的情境意味；一方面调动生活体验，展开审美鉴赏，充分领悟作品深刻的思想意义。“意境是诗歌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致而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它将生活美提炼为艺术美，使内情与外物融合为一。”^⑦不仅诗歌的最美境界是它的意境，所有文学作品的最美境界同样是意境，意境是艺术作品所构造的独立存在的审美空间。语文审美教学的本身就有着诗性的品质，教学所追求的诗化意境就是要让读者身临其境，心感其情，在意象世界里感染意境世界，不仅沉浸在教学情境的亲和之中，而且享受在文本精神的意蕴之中。

美是心灵的产品，“在见到意境的一刹那，他是在创造也是在欣赏”^⑧。读诗其实在再作诗，读文其实在再作文，文学作品的生命不单单依靠作者本人的创作来传世，同时也需要读者的阐释来弘扬。如果读者能够于欣赏之中见出文本的意境，并把这种意境内化成自身的精神作品，那么，作品与读者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循环接续的完整的艺术。曹禺的《雷雨》中一再出现蝉鸣、蛙躁、雷响的自然场景，无不在渲染戏剧过程之中“苦夏”之“郁热”，而生活在其中的主人公都陷入一种欲望和追求的“情热”之中。周冲在梦想中冲动，沉溺在精神的梦幻里；繁漪、周萍、四凤和侍萍都渴求非理性的情欲，尤其是繁漪有着原始的可怕的野性魔力；周朴园则生活在自己的计算里，充满着矛盾和复杂的人性，这些人无不在尘世的煎熬中找不到出路，在近乎疯狂的雷雨式的狂躁中进行着生命的挣扎，于是，作品的悲悯情怀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精神。理性审视之下，也许这就是作品所要传达的一种审美超越，是一种更高意义之上的清醒和觉醒。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作品风格，“风格是在同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里到处可看到的个性特征”^⑨。凡是在作品被理解的地方，鉴赏风格就成为审美精神的一种重要表现。文学作品的风格境界是作者作品的精神能源，是文本跃动的生命力量。它渗透在形象与情节之中，渗透在语言与细节之中，渗透在文本一切的语体形态和语象意境之中。语文教学只有对作品语言所构成的形象和意境进行整体的感受和鉴赏，将文学作品中美语言对象化于学生的语感，将作品中美的情感和美的意境对象化于学生的心灵，才能让学生沉潜到作品的深处去把握作品深层的美学蕴含，才能在体察审美对象的实践活动中发现并完善自己的审美个性。

三、文化精神：语文教学之人性格印

语文以语言为基石承载着文化，语文又在文化的土壤里生长与发育，文化是

语文的风骨和灵魂。“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人的自我完善主导着人的各种文化追求。”^⑩语文教学的过程是一种文化浸润和文化再生的过程,语文教学的使命是要给学生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1. 人文启示,文学灵魂的醒悟与彰显

文学是人学,既表现人的存在和命运,又启示人的理想和追求。作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去揭示复杂而多面的人性、人情和人的价值。孙绍振先生认为:“人文精神不是简单的教条,而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精神。……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在作品之中的,不是在文本之外的。把文本当中潜在的人文精神分析出来,是语文教师的艰巨任务。”^⑪真正的文学欣赏,绝非肤浅地寻绎出作品的主题思想,而是要深深地为作品总体的意境和通体的光辉所感动和陶冶,进而在读者的真情和作者的匠心之间达到心灵的默契和了悟。因此,对语文的解读就是对文化的解读,是要让学生体认民族文化的精神,获得精神的洗礼和人性的启迪。

阅读是一种对话活动,“阅读活动实际上是通过与作者的对话达到对作者与自我的双重发现,最终达到知识的传递与精神的升华,使自己内在的生命本质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形式。——阅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一种生命运动。”^⑫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阅读理解和阐释的过程之中,阅读对话就成为作者视域与读者视域之间达成交融的具体表现,而作品内在的价值观念、审美情感、思维方式、自由精神等文化因素在教学过程中获得再现和再创造。刘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证据》是一篇寻根文学的精品,也是作者作为一名乡村哲学家的散文代表作。文章中的证据、村庄都蕴含着多重的意义,在世俗和精神的矛盾世界里,家园不只是一种事物的记忆和怀旧,而且是一种精神财富的思想资源。对于这“一个人的村庄”来说,那里的灰鸟、虫子、老狗、胡杨树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无限的生命空间,在这里的忍耐、困苦和快乐就属于每一个沉静而卑微、孤独而深刻的灵魂。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说:“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这里的家园,既是具体的物质家园,更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人的精神寄托。面对着不复存在的废弃的“家园”,如何才能在生命的记忆之中留存曾经的生命痕迹,如何不让家园从此不再迷失,作者的寻觅显得凝重和警醒。在作者朴素简单的文字世界里,饱蘸着作者对村庄和土地等一切自然万物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一反其他思乡作品反复吟咏的故乡之恋,而是超越这种

情感去进一步追问人与故乡之间的关系与意味,这是一种生命的写作方式,是作家在内心深处不断构筑和丰富的一块灵魂圣地。

罗曼·英加登说:“读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作者一道创作,利用他的作品重新发现那些特殊的价值性质。”^⑩因为这些价值不仅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之中,而且反映在作品的语言世界中,需要每一个读者凭借自己的生活积淀和思想认识去理解和解释、感悟和深化。文学作品有着一种精神性的保持和流传的功能,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对话都是一种精神性的解释和再创造,是实现从静止的无生气的语言向流动的有生气的意义的转换过程。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既要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地去体验和领会作家通过作品传达出的深情蜜意,又要展开思想的翅膀,去完成作品的二度创造,去感化读者的人性和破解真理的奥秘。

2. 哲理性思考,文化价值的凸显和旨归

语文教学须扎根于语言世界,这是语文教师的一个共识。而语言与哲学有着不解之缘,人们对语言的思考莫不带有哲学的意味。当人们还来不及追寻语言是什么、语言与人、语言与人的精神意识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的时候,人们就是凭借着语言分析去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等文化密码。语言是人生的工具,“语言是人类思想文化的寓所,在人与对象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把自己的思想、感受通过语言来表达或记录下来,从而进行思想的沟通和文化的交流,这样语言便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⑪,这是一种试图通过语言去解释和说明精神和意识现象的文化哲学,是语文教学中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

“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人的文化必然包含着人类性,它是人类精神的自我确证。”^⑫很显然,人是文化的主体,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人”“本”之间的语言活动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创造活动,无论是“文化”还是“哲学”最深厚的根基,就在于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它以关注人的存在和人的自觉为最高使命。刘烨园的《大地重现》是一篇哲理散文,作者笔触所至的每一句都是富有人生启迪的经典性语言。初读此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懵懂和模糊,但是在沉静心灵、理清思路之后,我们会发现作者随时都在回答一个贯穿全文的中心问题:什么才是经典的意义和魅力。作者从大地、榕树的现象谈起,不难读到语言之中浑厚、大气、生机勃勃、包罗万象的质感;一直到第三节的时候,作者再也忍耐不住对经典的虔敬和膜拜了。“一行行时短时长的句子,一页页时远时近的思绪,那么厚实、自信、激动人心。它们常常使你走向源头,走向天空,走向语言的诞生。

……如果天地真是这样使人至高无上的,那么语言的本质就应该是生命的、创造的。生命和创造永恒,永恒怎会过时呢?”散文之高贵、理性、激情和血性,在刘烨园那里涌动起翻滚的潮水,满纸都是作者的自省和哲思。“大地重现”之“大地”是“文化的大地”,又是“精神的大地”,人类只有脚踏着坚实的“大地”,才能拥有头上那一方灿烂的星空,才能回到充满慰藉的精神家园。

从哲学角度看,文化具有时间意识和历史形态,浩瀚灿烂的文学作品之中涵盖着民俗道德、文明作风、艺术格调等一切的人类踪迹和社会因素。中国古代哲人曾在长期的现象世界里进行着观念性的整合,他们强调物我同一、道器不离、体用不二,在这种视野之下以求达到合知行、同真善、一天人的人生境界。以孔子为例,他看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人类固有的感性能力看出了水的自强不息和人生的世事变幻;他看松柏,则“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用道德的眼光直觉出了松柏的坚贞,感叹人生要在艰难困苦之中才能看出他的人格;他看天,同样用道德的眼光去感受它不言的仁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以天作比,说明上天自然而行四时更替,所以“仁者,其言也讷”。这种穿透时空的语言艺术和哲学思想具有巨大的语文影响,无不体现出一种文化涅槃的信念和范畴。

哲学激活语文,语文回归人性,语文课程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资源。如何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健全的自我人格,如何培养主动的读者和有责任的表达能力,如何开悟作者全部的生命体验和作品深邃的生命特质,如何继承和发展语言文字之中深刻的民族精神,一系列的问题考量着语文教学。语文教材中有着太多的生命存在、历史传统、现代价值等方面的探索和思考,需要我们在语文活动中把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深化哲性智慧,秉承人文精神,激发人的思维力、想象力和批判力,实现人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和文化自觉。语文学科精神的价值取向,就是要植根于语言精神,构建审美精神,凝聚文化精神,最终给语文教学打上鲜明的人性烙印。

注:

①王尚文. 语文教学的错位现象[J]. 教育研究, 1991, (10).

②③④⑨[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74. 578. 069. 667.